

牧齋初學集

一三

新刊
初學集
卷之三
三

牧齋初學集卷第三十七

序十

江陰李貫之七十序

江陰自葛文康父子以文學顯於宋而陸子方
王元吉孫大雅之徒相繼而起故其鄉多博雅
好古之士如貫之李先生其人也貫之之為人
孝友篤誠束修勵行衣冠儼然不苟訾笑有古
先民長德之風至其讀書好學老而益堅則有
如尤延之之所謂饑以當肉寒以當裘孤寂以
當友朋而幽憂以當金石琴瑟者殘編蠶翰寤

寐訪求橫經籍書朱黃錯互虞監之親鈔杜侯
之手跋充棟宇而溢機杼江以南艷稱之晚尤
研精於禮學自漢唐以來所謂共氏而分門同
經而異註者蓋將會而通之以求得乎先王之
遺意經學之不講久矣如貫之者其可謂強學
蹈道卓然而不惑者也貫之今年七十矣頃年
史局弘開諸薦舉布衣方聞有道之士章滿公
車顧未有及貫之者人或以是爲媿且以爲貫
之惜焉而余以爲是非知貫之者也貫之守其
樸學不屑爲瑣績補綴之學以謏聞動衆故世

之知我者希而堅坐於荒江寂寞之濱漠然而
自貴令其游光揚聲有譁世釣名之志世苟知
我而其中之所存者已薄矣宋之嘗秩以經學
爲歐陽公所知比秩從荆公之招遂匿其所著
春秋學不以示人歐陽公深愧之而荆公亦心
薄焉今之處士其明經未必逮秩一旦逢世則
其不爲秩者亦或寡矣貫之經明行修忘貧屏
貴使鄉邦之士友有所矜式考問而獲免於面
墻著書苑禮討論異同使先王之遺書與先民
之話言猶不至於漸滅令世有歐陽公亦必真

以處士相題目而王平甫亦不復有春秋倚閣之戲世之不知貫之斯世之愧也又何足以爲貫之惜乎余與貫之皆有好書之癖每從貫之借書未嘗不倒皮相付也余不喜爲生辰稱壽之詞而於貫之不能以無言故爲序其意如此昔葛文康好借書嘗以酒券從尚公輔假太平御覽詞林至今以爲美談余之文豈足以代文康之酒券乎抑亦如諺之所云借書一甌者聊以博貫之一笑而已矣

于潤甫七十敘

神宗末士大夫奮臂鈞黨而金壇于中甫尤爲
世所指名中甫之弟潤甫以明經佐建寧郡三
年大計當上考冢宰欲黜之藩臬長爭之力冢
宰笑曰吾亦知其賢顧安有于某之弟可尚繫
仕籍者耶竟坐黨人弟免官而潤甫亦先事拂
衣歸矣潤甫歸與中甫優游結隱不關人事中
甫營梵川潤甫營雲林皆極水木園池之勝巾
車櫂舟追逐雲月若未嘗有牽連左官之累者
中甫歿又十餘年潤甫之名德益高其神情益
王所謂雲林者水益加深木益加章其子姓之

蘭茁其牙者亦皆鸞鶴峙峙稱其家兒而潤甫
年已七十矣余嘗謂中甫之爲人如喬松千尺
節目磊砢未至其下已知其有回挽萬牛之勢
潤甫如千金之玉肉好若一溫潤清越廉而不
劇珪璋特達人可以望而知也二甫之性量節
度不同至其慷慨引大節急病讓夷惇重然諾
則固未嘗少異也當諸公結交之日繆仲淳以
布衣稱長兄仲淳沒潤甫經紀其後事卹其寡
嫠奮身爲之不以煩顯貴人余再起再躓已已
被逐相知者縮頸莫敢過其門潤甫獨衝風過

余執手相慰勞余歎曰此與妖書大索時中甫
之周旋歸德何以異哉濶甫之志義卓犖如此
蕭闕澹漠不自表異若無所與於世而世亦罕
有知之者斯可爲一歎也雖然余竊爲濶甫幸
焉凡人世之榮華富貴與夫美名奇節皆造物
者之所吝惜也咎譽悔吝往往相感相攻終身
羈絆而不能自解釋者多矣王荆公宋所謂黨
人之魁也用新法以斬艾元祐之賢者幾無遺
種可謂得志於時矣然其登茅山之詩感嘉平
之改臘懷子房之高風蓋霜筠雪竹歸與投老

之思其託寄不一而足也陶隱君世所稱山中
宰相也處齊梁之亂世逃名於外兵奮筆於別
錄微窺其中殆亦有憂患焉潤甫所居去茅山
百里而近詠荆公之詩章覽隱居之遺跡俯仰
今古其能縱浪塵世脫然而無累者有幾人哉
嘗試與潤甫閑窻靜夜細數三十年來升沉死
生之故不過目睫耳如中甫者欽崎歷落固已
終身爲勞人矣彼四明諸公炎炎隆隆彌天而
蔽日者今又安在哉潤甫有器而不見賈有才
而未盡試歸餘惡盈不爭於造物而得全其天

年亦已足矣隱如陶貞白顯如王介甫彼皆有
欲然如不足者而況其它乎以此爲潤甫壽不
亦可乎余將輕帆過潤甫信宿雲林之下酌良
嘗之醴訪福地於虛臺便闕之間歸與投老從
潤甫而後焉潤甫其許之否也

于潤甫八十序

當潤甫之年七十也余爲其稱壽之詞敘述其
兄弟間牽連鈞黨左官禁錮之故與其暮年結
隱子姪秀發園池花鳥之樂家庭門第之盛潤
甫喜而張之於壁登堂稱壽者睇視其文皆相

與頌述以爲美譚今年壬午潤甫壽八十矣潤
甫以目疾堅謝賀客客揣其意更欲得余之一
言以侑一觴夫生辰爲壽之詞一而足矣是固
韓子所謂千歲萬歲之聲聒耳而歸熙甫以爲
橫目四足之徒皆可爲者也是亦不可以已乎
雖然十年以來陰陽人道之變潤甫之經心而
動目者不爲不多矣以余一人而言之牢修朱
竝之獄鉗網於前李亶舒定之章謫瀾於後當
其錄牒旁午蜚語錯互之日潤甫之爲余中夜
屏營當饗而歎息者數矣介恃 聖主保全伸

雪得以收召鬼魄復爲平人高天化日之下得
與潤甫燕喜稱壽稱一尊以相屬豈不幸哉當
聖明全盛之世權臣伎相障咫尺之天興五
里之霧高下在心生殺在手曾未幾何偃月之
堂格天之閣殆將化爲飛塵鞠爲茂草矣傳燈
護法之流有再拜賜死涕泣雉經求屬其首領
而不可得者矣有彤弓盧矢專征出鎮歎獻仰
藥葦席裹身者矣其氣焰之赫奕譬之飄風之
怒號而暴雨之驟至也其聲利之熏灼譬之木
槿之朝榮而蜉蝣之夕化也潤甫以局外之身

靜觀而縱覽之不當爲之盍然一笑滿引而自
壽矣乎潤甫雖病目青動止須人然其神益王
齒髮益壯茂而所十築雲林者千章之木百畝
之竹清池曲臺甲於江左杖屨時至歌咏閒作
執化人之祛而游於清都紫微默存而自失所
居所游猶嚮者之處也潤甫從游於愁山紫柏
發明心地其知所謂無目而視無耳而聽者乎
其知所謂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者乎廢心而
用形以至於六根互用則謂之渾身是眼亦無
不可而區區目青何足以爲病歟余姑書之以

爲潤甫壽更二十年而潤甫之壽益高其目當
復明如唐之張水部余以老年稚弟從君於名
園綠水之中當咏韓退之詩所謂喜君眸子重
清朗攜手城南歷舊游者以將百歲之祝潤甫
更爲一笑也

康文初六十序

往金壇于中甫長興丁長孺嘗州沈伯和以交
詣聞於海內而嘗熟繆仲淳松江康孟修幅巾
奮袂稱爲長兄諸公晚託末契於余余因以識
孟修且交於孟修之子文初斯所謂交在紀羣

之閒者也今年文初年六十吾里中與文初游者索余文以爲壽且曰文初老而不遇皇皇旅人意蓋有不合然者願得余言以解之嗟乎自于丁諸公相繼殂謝文初俛仰今昔西州之慟東閣之感往往而是至如余之不肖削跡竄逐固無足道者每不勝齋咨歎息以爲斯世之憂蓋文初之不舍然者如此願獨以爲悲窮歎老負憂生之嗟而已此非知文初者也雖然當試與文初妄言之夫于丁諸公感槩立節坎壈謠詠之死而未已斯所謂天民之遑遽者也有人

於此視諸公之乘轅而反之朝秦而暮楚東食而西宿曰余曷不至於公卿雖然幸而至焉亦已愧矣繇此言之效諸公之所爲是天之勞人也反諸公之所爲是又天之小人也無一而可也文初雖老而不遇然讀書譚道修先人之一行以遺其子進不絀於網羅退無覩於形影斯殆造物之私人也已其不舍然也又何爲乎余之爲勞人久矣近始偕孟陽爲耦耕終老之計而文初僑居金壇時從道人逸老尋四朝七真之跡吾兩人欲招之而未能也然吾攷陶隱居

真誥會稽淳于斟入吳烏目山中遇仙人慧車
子授以虹景丹經修行得道烏目山者虞山之
別名也安知慧車子及淳于不時時往來於其
中乎文初從我而隱安知其不旦暮遇之乎人
生百年如風狂電掣向所謂不舍然與舍然者
又何足道哉諸友曰善請以此言壽文初且屬
孟陽爲詩以招之

汪君六十序

嘉定程孟陽嘗爲余言弱冠時薄應舉之業
然有志於功名偕年少十數人學騎射擊刺骨

騰肉飛如饑鷹餓鴟今老矣追思少壯事殆如
隔世而廿年來十數人者獨總戎錢君與汪君
在汪雖老田閒度其才略可使將數千人者也
嗟夫天下承平久矣世所重獨射策甲科而豪
傑倜儻之士往往以文法屈抑錢君固東南宿
將也平壤之役絀於李氏有功不得封又數疆
項與文吏爭故數起數躓而汪君身授農書衣
襪襖從事於污坳沮洳之間微孟陽之言余故
不知君之能若是也今天下不可謂無事矣錢
君旣被推轂當訓練之任猶格其請未下而所

謂網羅豪傑破資格以備緩急者僅見諸條議而已余思孟陽言未嘗不竊歎於汪君又思夫汚坳沮洳之間輟耕而太息如汪君者固不少矣惜乎予之不能盡知之也余觀宋靖康之事王正道獻決圍之策受命不兩日得數萬人皆願效死而張仲友以下第舉子持空名帖三十逾旬而解鼎澧五州之危易於反掌此兩人者其緩急有用視射策甲科從頌卿相者相去如何也正道之策不克用於宋而仲友旣解圍終不願爲宋用夫有才如正道而不克用則天下

之士不願爲世用如仲友者必多矣此又可以
深懼也今天下方急才如汪君者其可使長爲
農夫終老于汙均沮洳之間也耶余之知而竊
歎者亦與有罪焉耳矣君今年六十其稱壽以
歲之十二月田家作苦禾稼旣納酌凍醪烹伏
雌與比鄰故舊契闊談讌聞余之言其不盍然
而笑者幾希雖然酒闌客去秉燭夜讀亦未必
不有感于余言也孟陽方游澤潞之間古稱天
下之脊戰爭形勝之地也天寒風急貫酒高歌
曩之壯心得無有奕奕萌動者乎余將以斯文

寓焉

溧陽彭翁七十序

江南稱園亭之勝以溧陽彭氏爲第一往余過溧陽窮冬沍寒冰雪彌望思一游而不可得既而過投金之渚感貞義女之故事以謂此邦之人風流激厲意必有倜儻感槩伏其身而不出者顧獨以園亭之勝有聞于江左乎蓋又爲愜然停車低迴久之而始去也今年春溧陽彭老廉明甫介張異度龔淵孟謁余于長安屬爲其尊人翼子翁稱壽之辭問所謂彭氏園者園之

主人則明甫之羣從也問其尊人之年曰已七十矣其家距園可數里步屨往還壺觴談笑未嘗不頽然于其中也問翁之生平則以明經待詔公車孝友篤誠不侵爲然諾與人交生死寒煖不相背負七十之誕辰通家子姓從明甫之後執爵而拜于堂者非分宅之遺孤則下泣之稚子翁所爲翼而長之者也翁其真貞義之鄉人不愧丈夫女者與向所爲倜儻感槩伏其身而不出者翁殆其人與翁旣不得爲世用而孝廉圭璋特達射策甲科高明顯融所以壽其親

者未艾高文大篇祝嘏之辭其必有取於此矣
雖然翁惟老于明經抑沒不爲世用故其倜儻
感槩精華壯往之氣寬然而有餘而優游難老
長有其山林花鳥之樂富不如貧貴不如賤翁
既已知之矣則夫高明顯融世俗之冀望于子
孫者何足以滿翁之一笑乎人亦有言名與身
孰親貞義之女全人以自沉視世之死名死權
者其與幾何繇此言之翁之倜儻感槩誦義無
窮者翁視之猶昔夢也而况其它乎此可以爲
翁壽矣余不習爲祝嘏之辭姑書是言以復于

孝廉他日歸耕訪翁瀨沚之上坐彭氏之園命觴而長嘯翁其以余爲知言也夫

陳孟孺七十叙

歐陽子旣作集古錄序因自稱每有所作謝希深尹師魯伸紙疾讀便得深意而嘆二人者之不及見也歐陽子之于文至矣而拳拳于謝尹若此豈文章之道作者難而知者尤不易與雖然固未有不能作而能知者也余冠首時每一屬筆不能自休抽黃對白東塗西抹未嘗知學爲文也而見者交口諛之浸淫二十年始自悔

其少作盡抹去之以庶幾求當于作者之旨字
鉢句剗縮恧不能出閒以示人人或反唇相斥
笑有蒙恥自媿而已里中陳孟孺先生獨稱余
文不去口有斥笑余文者必面叱之居嘗語余
必我也爲子謝尹者余聞之滋媿然余猶不能
廢作閒猶出以示人博人之斥笑而不辭者徒
以陳先生也嗟乎孟孺之肆力于文章不可不
謂深且篤矣高文豐碑崇論博辨以躋于世之
文章家如所稱弁州大函者固知其不願爲輩
行矣以孟孺之能作則固不可謂之不能知也

以余之不能作而累孟孺之能知將孟孺繇此而損能作之名此又余之所大恐也然孟孺之爲人長者不妄許可出游長安遇文章鉅公未嘗少貶辭色而獨以謝尹借余則余終不能自巳于媿矣今年戊午孟孺年七十徐生于王過余曰願得一言壽陳先生先生固欲之也念無足爲先生言者逡巡久之而又有感于歐陽子之言所謂後生小子未經師友苟恣所見其病蓋莫甚於今日以孟孺名德巋然長爲祭酒鄉邦之士友有所考問其猶可免于面墻乎先王

之遺書與夫先民之話言尚不至於漸滅而橫目二足之徒其猶知有典刑矣乎余雖不能爲歐陽子而歐陽子之憂其可免矣虞伯生以爲學之說告蜀人而曰鄉人昆弟子孫之在東南者因集之言有以推先世之學則區區恭敬桑梓之微意也然則余之壽陳先生者其亦有厚望于桑梓也哉

似虞周翁八十序

似虞翁以醫名吳中吳越之間以爲彥修原禮復出也方數百里爭延致之翁美須眉善談笑

所至輒傾其座客崑山有魏生者精於度曲著
曲律二十餘則時稱崑山腔者皆祖魏良輔翁
與魏生游旬月曲盡其妙每中秋坐生公石歌
伎負墻人聲簫管喧呶不可辨翁一發聲林木
飄沓廣場寂寂無一人識者曰此必虞山周老
或曰太倉趙五老趙五老者良輔高足弟子也
翁旣以醫游賢士大夫又時時游少年場與游
于酒人輕衣駿馬美酒食列歌從如承平王孫
而行義斬斬有古一行之風潯水董宗伯嘗邀
翁過其第置酒高會茗上吳允兆聞翁善歌且

不能酒爲令章以難翁朱太史文寧故不能歌
允兆重困之欲以令翁太史覲渙爲歌一詩罰
籌蝟毛促數竟夕不得一當翁而罷允兆歸臥
舟中翁晨登其床起之曰君殆欲伶人我乎如
令章巧避我何雖然君知我者今可以歌矣允
兆跣而起按節相和歌聲嫋嫋沸潯水日上春
乃刺舟而別凌錦衣者尚書公子也年少豪舉
雅客翁晚而食貧座客皆掉頭去翁每歲必載
錢米遺錦衣家錦衣時時過翁流連浹旬不聽
去錦衣爲余言翁至泣下也翁今年八十矣所

至全活人無算傾囊倒庋好行其義自如中秋
必泛舟虎丘晴雨無閒娑娑按節不減少年時
而又有佳子孫酌酒稱壽如翁者豈易得哉予
嘗嘆天下方太平無事而吾閭井之近憂虞煩
苦嘗蹙蹙刺人眉目閒嘗試入翁之遶木秀而
花明登翁之堂酒香而食甘挹翁之語笑坐舒
而帶緩不自知其猶在今世也翁豈如武陵之
人不知有漢者與抑亦上皇之民與化國之日
宛宛然在閭井閒而予特未之覩與諸君子之
奉觴壽翁也屬余爲之辭余旣稍敘翁生平與

其行義而又及閭井之近事徘徊感嘆若此使夫閭井之人知翁之所以養生盡年優游耄耄而享太平之樂蓋有所本焉非苟而已也

壽何嶧縣序

萬曆庚戌之春商楫何先生以嶧令需次選人得滇南幕先生過余嘆曰余髮種種矣折腰一官羈縻萬里獨不畏老櫟笑人乎余且歸矣先是旬日余拜史官命初入玉堂之署畿輔方喜雨先生爲余賦霖雨行音節激昂殊不類山澤之癯不意其遽勇退若此也及余還里門求問

所謂老櫟者蓋先生少讀書東海上有鳥啣柚
實遺于樓下久之其蔭蔽樓玄實累累如斗先
生顧而樂之吳人呼柚爲香櫟先生亦呼之老
櫟云歲丙辰先生年六十于是先生屏居海上
飲酒賦詩摩娑老櫟下者又七年于此矣嗟乎
古之達人于所有嘉木美蔭坐臥嘯歌其下者
蓋莫不留連婉戀比之美人良友焉而殷東陽
桓大司馬之流嘆生意之娑娑感攀折而流涕
木葉落長年悲殆亦勞人志士所不免者視先
生于老櫟何如也先生治嶧法不當左遷左遷

不當得滇幕功名之會可謂巧立雖然人世何
嘗之有柚一而已柚呼之則柚櫟呼之則櫟枳
棘呼之亦枳棘耳柚之芬芳自若也卽令沉淪
蕪沒與戴癭銜瘤者俱朽柚終不泣血以自明
我知其不化而爲枳已矣先生又何病焉先生
爲余從祖憲副公之壻憲副公宦游時先大人
方壯盛兩從叔翩翩少年歲時伏臘與先生輩
徵逐讌飲有承平王孫之樂去今二十年所耳
親知賓從老者墓木已拱少壯者亦宿草矣余
兒時嬉戲几筵追陪笑語之地僅有存者無從

過而問之先生年甫六十歸然如魯靈光之獨
存追而道之有不勝感嘆者矣先生過此日婆
娑老櫟下益知夫夢幻之無嘗而飲酒賦詩以
全其天年者之爲得也庶幾不爲老櫟笑乎余
乃爲老櫟之歌以遺先生俾歌之樹下引滿爲
壽歌曰青禽來兮嘉樹生被綠葉兮帶朱莖有
美人兮託嘉名合槐榆兮爲弟兄櫟離立兮海
之濱蔓草叢生兮枳爲隣荒江寂寞兮月明無
人碧樹冬青兮愴陽春柚爲櫟兮櫟爲柚覽察
草木兮變不可究槐忽忽兮欲盡柳依依兮非

舊椽有香兮柚有芳落玄實兮薦碧漿蔭老椽
兮欣樂康貞松文梓兮永相將

趙敘州六十序

吾友文度趙君以太子少保文毅公之蔭歷官
至敘州守謝事歸里而其子太史州守射策甲
科同年鵲起越四年爲崇禎之庚辰君之甲子
一週里中以爲盛事相與具羊酒舉觴稱壽而
太史先期請予爲祝嘏之詞余爲兒時頌慕文
毅公之風節如高山大岳魁偉奇特望而使人
敬憚者也長而與君兄弟游君方念門第衰落

慨然思一振起讀書繼言攻苦嘔血知其爲勞
人孝子不墮其家聲者也及其牽絲入任在西
曹以平恕聞守大郡以廉辨聞中蜚語桂冠以
歸蜀人迄今尸祝之當逆奄亂政時感憤填咽
篝燈草疏屢欲上而未果及太史抗疏歸君大
喜過望酌酒告文毅曰先人有孫吾有子矣邈
君生平趾美姬賢前暉後光殆亦斯世之完人
而造物之私人也已君少善病好養生修煉之
術以余之衰老時時欲引余爲采真之游今之
所以壽君者蓋莫先于此洪範之建用皇極也

歛時五福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曰攸好德則壽富康寧兼舉焉神僊之書著于石函玉札者亦曰淨明忠孝陶隱君真誥亦謂貞廉忠孝之人積行獲僊不學而得繇此觀之固未有不忠不孝而可以登真度世者神僊之書與洪範九疇固未嘗不相合也君矯志厲行繼文毅之箕裘又能使文毅之風節勿替于後人惟忠惟孝兼有之矣以皇極淨明之道徵之壽富康寧與登真度世皆君之緒餘也自古仁人烈士多在金房玉堂之間比干在戎山李善在少室皆

以至孝至忠爲標世傳文毅公歿爲僊官當亦
在一千四百年進補之例而君之積習忠孝蓋
所謂功在三官根葉相傳者虞山亦僊山也慧
車之虹景招真之銀筒彷彿在焉以虞山爲戎
山少室于登真度世亦何有哉以此爲君壽不
亦可乎太史曰善敬授簡以侑南山之觴且以
忠孝好德括神僊之道請以此補傳鴻範者之

闕

鄒孟陽六十序

老子曰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夫

士生而有聰明特達之才英偉奇逸之氣以日趨於功名富貴情僞攻取之場一再試之而不效則其才華鋒刃不能無所屈折已屈折矣而又不禁其躍出以與之爭於是乎得則慄慄失則鞅鞅終身弱喪而不能保其天年此不聞道之故也聞道難矣其次則莫如近道之人氣濡而欲寡行安而節和其於功名富貴情僞攻取之場試之而不折委之而不爭如駕安車以行千里之途優游容與卽累日不至而無契需摧絕之患此古之君子所以能養身盡年者也武

林鄒孟陽少與聞子將嚴印持兄弟以才名著
稱吳越閒如唐人之所謂四夔者久之皆連蹇
不遇海內爲之嘆息而孟陽行年且六十矣益
陽之爲人孝友忠信如古壹行落落穆穆淡於
榮利去年遊天台度石梁爲文以紀其勝歸而
吊余於倚廬執手閔默視其眉宇有道人靜者
之風蓋其天質近道又蚤奉教於雲棲得唯心
淨土之旨斯其所以坐進此道而養生盡年又
其餘事也與往吳越之閒以文章聲氣相慕說
者凡十餘曹四十年來如矍圃之觀人去者已

過半矣而武林諸子俱無恙印持棲息山中縛
禪習觀經時不出子將買舟湖上弋風釣月與
玄真天隨爲侶而孟陽與二三子探禪說之味
窮山林之樂雖其盛壯之時所謂聰明英偉者
已覺其嚼然無餘而况於人間之功名富貴煙
雲變滅者乎人生百年會當有盡惟聞道爲不
朽余於孟陽生辰爲壽不能以無言而稱引拱
璧駟馬之說以先之孟陽以吾言示子將印持
輩舉觴引滿相視而笑他日用以交相祝且交
相勉焉可也

嘉禾黃君五十序

今天子採輔臣議省直之士登賢書乙榜者胥
入國學大司成爲教習叅預制科辟召之選于
是嘉禾黃君屢試國學皆第一 天子將臨軒
清問不次簡擢而君年甫五十其子濤游于吾
門乞一言以爲賀君之祖學士公爲隆萬閒館
閣名臣能文章負經濟未及枋用其父中丞公
名德巋然爲時羽儀君服習家訓攻苦力學數
踏省門不賈當世今乃以乙榜得見拔擢矯首
厲角于闕門開窻之日斯已奇矣東漢黃瓊隨

父在臺閣習見故事及後居職達練官曹爭議
朝堂莫能抗奪而韓退之以謂房太尉之孫生
長食息不離典訓之內目濡耳染不學以能君
以學士爲祖以中丞爲父與黃房二家之子孫
何異學士在館閣中熟習掌故講求國朝故事
珠林玉海遺書滿家君將挾以應明主之求
邇英之召問天章之筆札使當宁從容漏刻咨
嗟太息因以知先朝儲才館閣良有深意不當
夷史官於卜祝廢東閣爲車廄其取禪于君
心國事豈淺渺也記有之五十曰艾服官政孔

氏曰五十知天命之年堪爲大夫得專事其官
政也先王之治天下儲峙人才雍容養育而徐
收其用四十而仕五十而服官使之閱義理更
事變四十年宣勞於國然後懸車而致事非如
後世促數而求之鹵莽而用之馳驟斬伐而日
不暇給者也君今五十在成德更事之年而又
當 聖主求賢圖治宵旰不遑之後一旦得白
首魁艾之士坐論廟堂諷議帷幄使 聖主知
任用老成師先王雍容求治之意亦當自君始
豈特爲君賀而已哉更二十年君當懸車以老

而濤之服官宣勞者又將爲國之老成人矣余以遺民野老登碩寬之堂把酒談讌君當張余文于壁閒引滿更酌而重拜余之知言也爲書此以俟之

壽聞谷禪師七十序

自萬曆閒紫柏老人以弘法惟難而雲棲雪浪憨山三大和尚各樹法幢方內學者叅訪扣擊各有依歸如龍之宗有鱗而鳳之集有翼也及三老相繼遷化而魔民外道相挺而起宗不成宗教不成教律不成律導盲鼓聾欺天誣世譬

之深山大澤龍亡虎逝則狐狸鰕鱖羣舞而族
啼固其宜也傳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以佛門
視之豈不信哉當此之時聞谷禪師獨與雲棲
憨山燈燈相續抱道晦跡謝去榮名利養翛然
自遠於水邊林下蓋廿年於此矣今年師自八
閩反於瓶窠世壽方七十尚寶卿王君輩爲師
幅巾弟子屬余以一言爲壽夫師方息心寂觀
視其示現之身與虛空等乃欲以世壽祝師譬
諸愚人欲以長繩量虛空豈不迂而可笑乎雖
然至人無已會萬物以爲已師以大悲智慧照

衆生值魔外之交訏觀利竿之倒植其必有不
能舍然者矣於疾病世作大醫王救諸病苦於
喪亂世作大力王息諸鬪諍時節因緣皆在今
日是故師當爲衆生故現壽者相一切衆生亦
當焚香頂禮祝師爲衆生故現嘗住身如是則
吾以衆生之願力祝師雖繩量虛空亦未爲不
可也吾聞如來以無上法付囑大阿羅漢不得
減度而大迦葉訶慶喜由其默然不答令佛世
尊早入涅槃作突吉羅罪懺悔然則師之住世
固當如大阿羅漢承佛付囑而我輩之頂禮祝

師他日殘結未盡殆一免懺悔之亦端乎尚寶
曰善請書之以爲序

牧齋初學集卷第三十七

牧齋初學集卷第三十八

序十一

侯母段宜人六十壽序

故太傅諡榮康虞山侯公尚壽陽大長公主遭
國家承平蒙休席寵管宗正領朝班者四十
餘年大長公主薨榮康有子昌胤今官繕部
郎則段宜人所生也宜人今年六十長安賢士
大夫與其子游者登堂介壽稱萬年之觴而以
其詞屬余昔者孔子論詩以關雎鵲巢爲始漢
之儒者劉向匡衡勸戒於成帝之世其於匹配

之際生民之始可謂精且詳矣關雎之德徵於
麟趾而其化極於兔且鵲巢之德徵於采芣而
其化極於羔羊夫以干城之武夫退食之大夫
何與於閨門匹配之事而詩人比物連類引而
歸之於二南然後知夫周之盛世教化行風俗
美賢才衆多在位皆節儉正直其原本皆始於
房中而劉向論次列女傳與洪範五行陰陽休
咎之應相爲表裏此其義可深長思也 太長
公主親承 仁聖 慈聖兩宮之陰教洋洋乎
關雎之風宜人實繼之仰事榮康俯育繕部斯

鵲巢之夫人起家而居有之者矣以戚屬言之
繕部之於國家殆亦公子公姓之屬也繕部服
官所至著聲跡有羔羊節儉正直之風其於公
侯爲干城腹心則又非中林武夫之可比凡此
皆宜人之教也原本而言之則皆壽陽之遺
休而仁聖慈聖之餘福也今日之燕喜豈
獨爲宜人賀而已哉聖天子在宥天休滋至
皇太子加冠出閣中都上合幹連理之瑞

天子命閣臣賦詩未幾奴插叩邊求貢如終軍
所云衆支內附解編髮而蒙化者宜人之稱壽

適當此時豈非人世吉祥善事哉 天子懋修
六宮之政珩璜琚瑀之訓自家刑國關雎之化
行而洪範五行之論寢而不作中都之瑞應所
自來也雖然合幹連理草木之瑞也宜人躬有
鵲巢之德教其子爲羔羊兔且之臣此所謂人
瑞也繇此言之奇木連理之瑞與元狩竝稱者
殆不如侯氏之庭令妻壽母考鐘而伐鼓者其
瑞尤足徵也考劉向匡衡所論奏風化之義則
徵瑞於今日其亦可知已矣余舊待罪太史氏
思頌述 國家關雎鵲巢之德以繼二南之盛

於宜人之稱壽爲祝嘏之辭又因以徵盛世之
符瑞所謂不一書而足者也是爲序崇禎戊寅
四月

顧母王夫人壽序

王夫人者故南京光祿寺少卿涇陽顧公之配
也光祿未第時與予先君友善余兒時從先君
造門光祿呼爲小友拜夫人堂下自時厥後過
涇里必起居夫人二十餘年矣戊午正月夫人
年七十契家子某屬余爲文以壽余初謁光祿
光祿以吏部郎里居門庭蕭寂凝塵滿座已出

見與淳兄弟樞衣低首頌禮甚嚴余凌厲蹋踞
塵拂拂上羈貫意豁如也後數年光祿辟講堂
於東林蘭蕕消長朋徒雲集又數年黨議漸起
以謂裁量執政品覈公卿有甘陵汝南之譏涇
里咫尺之地風濤相盪余以閒過之捧手屏足
猶恐餘波及人洵洵如也光祿歿闔棺而論定
與淳兄弟名行茂著諸孫嶄然露竒設悅之日
羅拜爲夫人上壽夫人追念二十年事苑枯寒
燠變換於尊酒閒停盃愾歎與家人相勞苦也
予觀王章下廷尉獄章小女夜起號哭曰平生

獄上呼囚數嘗至九今八而已我君剛直先死者必君而孔融被收男女寄他舍兄渴飲主人肉汁女曰今日豈得久活何賴知肉味乎士君子豎節抗論蘊義生風遭時不幸不惟我躬之不恤而其家人婦子流離酸楚之狀至今有餘痛焉光祿既高明令終遺休未艾而國家寬仁無跼蹐鉤黨之虞夫人得以優游高堂奉觴上壽夫人北向而祝告戒子孫以無忘 聖天子之賜則是舉也其可以爲嘗事而不書乎謙益受知光祿又與與淳兄弟游于夫人之稱壽

也喜而書其事且身侍罪國史則夫頌 國家
有道之長迥異於前代以昭記簡冊者固史臣
之志也

畢母孫太夫人八十序

新都畢公孟侯以正直忠厚表率西臺海內望
之以謂大人長德而不知其年始服官政父母
皆稱具慶也今年春畢公以京兆少尹休沐子
舍母孫太夫人年八十余讀京兆所著乞言太
夫人貞順母儀之行與詩書琚瑀之教蓋魯敬
姜曹大家之倫巫祝頌禱之辭非所以薦於太

夫人也其可稱述者則太夫人母子之間乎太夫人博極羣書身在閨閣中能指畫天下大事故少保胡襄懋公被逮太夫人尚稚齒夢伏闕廷爲少保上疏白寃狀至今猶能省記其語居恒教誡諸子必稱引古誼京兆冠柱後惠文巡行四方猶廩廩傳勅不絕也嗟乎當嘉靖之季年阿附宰執蠶起攻少保者皆列瑣闥而齒牙以謂成丈夫者也太夫人一婉弱女子職不出組紝紡績之間而爲勞臣憤盈見諸夢寐太夫人之中輻也不賢於世之大冠乎其夢也不愈

於人之視而晝乎京兆奉母師之教忼慨發據
楫柱西臺者數年太夫人之夢不啻於其身親
見之有開必先豈不信哉京兆在西臺距太夫
人少時幾六十年矣太夫人數省覽封事視嘉
靖季年事如何京兆自西臺出甫歷星霜臺綱
國論比年來下上如何太夫人當稱觴上壽與
京兆家人私語從頌及之亦頗爲停杯歎息否
也自去年建夷難作舉朝捧手愕眙恨不起少
保於九京而用之太夫人夢中之語六十年如
執左券京兆趣駕還朝以太夫人之遠猶入告

我后且以諗於僚友雖欲不著之廊廟也其可得乎夫漆室女之嘯魯也與嫠婦之恤周也當事者不自憂而又欲禁他人之憂而婦人女子出而憂之今固非其時也而又有京兆爲之子太夫人可以勿憂矣六十年夢中之語可以不復省記矣京兆以此稱壽太夫人而太夫人爲之歡然引滿則庶乎其可也余固不能爲巫祝頌禱之辭也雖然余之爲巫祝頌禱也則豈惟太夫人母子閒而已哉

林母吳太夫人八十序

萬曆戊午建州夷躡遼東大司馬傅檄徵天下
兵羽書首及南都南都兵多游閒市兒一旦聞
調發之令人抱妻子牽衣哭抵死不欲行閩中
林克武先生守南職方郎申儆軍令以大義激
勉士卒南都兵旬日而發不後師期先生之教
也是年秋先生偕來視余余訪職方署中事且
問訊先生母太夫人偁爲余言先生當溽暑時
指麾軍書輒至夜分蚊蚋攢面肩髀頽墮如壓
石猶激昂不少休太夫人屏營却行須先生之
入酌醴捧冰以相勞苦猶復問邊報警急若何

士平行役何日其資糧屏履得庀具否也先生之憂國也與太夫人之憂其子也斯已勤矣雖然太夫人之憂不獨憂其子也亦以憂國也夫遼左一隅受兵禍未必及於南卽及於南有參贊諸大臣在責不尚在職方而先生獨引以爲憂太夫人又以其子之憂爲憂豈所謂太蚤計者歟日者兩彗竝出翼軫房之間光怪燭天余數中夜起候吾母數夜起勞余曰吾聞彗帚也帚以掃除逆虜子且就枕矣無庸憂也余自此蹶踏不敢復夜起比聞先生母子閒語心又

奕奕然如無所薄也嗟夫爲人臣子者猶家人也家之有僣從臧獲其憂虞疾未有不同患者也遼左有事而南不得安參贊諸大臣有事而職方不得安職方有事而先生母子舉不得安卽以余之不肖欲以閤居奉母而一意於稷黍稻梁之事亦豈能晏然而酣寢也歟令憂國者胥若先生母子則四郊可以無壘而小人有母亦可以無歎於室矣是尚可謂之太蚤計歟詩有之王事靡盬憂我父母古之勞人志士悔小明之仕而懷孔邇之恤其一時家人婦子隱

憂私語國史採之太師聽之至今猶播之咏歌
然則先生母子之間其亦可以紀述也矣先生
往司理吾郡諸博士弟子之有聞者皆召置門
下而謙益其首今年太夫人年八十諸弟子咸
往爲壽而以其序屬余余故略生辰爲壽之嘗
辭而述先生母子間之憂以爲憂國者告焉且
爲之祝曰太夫人益健七箸先生謀國當益長
余自此一意於稷黍稻粱之事而不復以夜起
憂吾母也夫

馬母李太孺人壽序

今天子天啓元年孟春三原馬侍御奉其母李
太孺人祿養於京師侍御之同年同官方君孩
未輩胥往爲壽而屬余爲其敘太孺人之生辰
實九月十八日而諸君以孟春上壽春於今爲
發生於五嘗爲仁正月乾之九三萬物棟通之
時也又 天子新改元萬壽無疆實惟其始諸
君以是月上壽所以象太孺人之德且慶其遭
也嗟乎太孺人以盛年自誓子啼女嗥家貧如
洗譬之天桃穠李不獲在和風艷陽之中而雪
霜雨雹交加回互有顛顛槁落而已豈自意有

今日哉太孺人生七十有八年矣侍御起家襄陽令入爲名御史持橐攬轡登車有光孫枝蘭茁寵命滋至窮陰沍寒久之變而爲陽春長松巨栢冬夏青青而又當和風艷陽之日桃李紛披於前芝蘭羅生於下則人亦有不勝歎羨者矣所可爲太孺人慶者此也而吾以爲又有大焉者當神宗之末造班行寂寥奏囊嗔咽天地間孳歛搖落淒然如秋旣而兩朝登格鼎成相逮以時序言之則所謂日窮於次月窮於紀星回於天數將幾終而更始之會也今也沖人

在上俊乂盈廷官府晏然無事國家之窮陰沍
寒亦將變而爲陽春而太孺人以此時奉觴稱
壽不尤幸歟當 天子改元之日侍御與諸君
繡衣法冠上殿呼萬歲退而垂魚委佩以朝太
孺人太孺人顧視堂庑之間與子姓列拜進壽
者皆供奉赤墀下接武夔龍而遙羽鵷鷺者也
太孺人居恒教誡侍御曰必報國無負 聖主
諸君稱觴沃洗笑語卒獲太孺人以斯言傳勅
諸君燕及朋友媚於天子太平之盛事可以被
管弦而著圖史太孺人之慶顧不大歟改元之

月天子方加元服籍田辟雍之政次第修舉侍御與諸君奉太孺人之教善事聖主養老乞言仁及草木將于是乎在余從太史氏後紀載國家之盛以比於李翱卓異之記如太孺人者蓋將不一書而足也姑引其端若此云

吳母程孺人七十序

新安吳母程孺人年十八而嫁二十一而寡誓死撫孤凡五十年而春秋七十今年三月爲設悅之辰其子長孺排纘其苦節懿行告於四方請爲稱壽之文余讀之而歎曰生辰爲壽之詞

非古也是人子之所欲致於其親而宗黨親串
之所以交相爲頌祝者也若孺人之壽則邦家
之光海內之吉祥善事而非一家之私慶也其
爲詞烏可以已乎國家之制節婦自三十以下
年至五十則旌表其門閭旌之云者勸之之道
也而恥之之道存焉古之旌門者有烏頭雙闕
綽楔崇臺白堦赤角之制使見之者可以悛心
而改行則恥之之說也歐陽公爲五代史載王
凝妻李氏事以謂聞李氏之風可以愧士之不
自愛其身而忍恥以偷生者其恥馮道六臣之

倫可謂至矣恥之爲義大矣臣恥失節於其君
婦恥失節於其夫士恥失節於其友廉恥之道
興而天下國家蔑繇亂亡矣故吾謂吳母之節
宜旌其在今日當閹兒宦孽寡廉鮮恥之世尤
不可以不旌而旌門之典猶未有聞焉其或未
講於恥之之道歟雖然孺人之節蓋亦有無待
於旌者當孺人早寡長孺兄弟俱在綳褓中含
荼茹蓼百死而一生至於今長孺名成行立諸
孫嶄然見頭角孺人康強壽考膺受多福天之旌
孺人豈不大哉人之旌孺人也烏頭雙闕已爾

崇臺綽楔已爾天之旌之也以多福以壽考以
多賢子孫白首高堂優游燕喜譬之如景星慶
雲長在天地之間夫景星慶雲一見再見天下
咸以爲吉祥善事而况其長在天地之間乎知
天所以旌孺人之意則所以爲孺人壽者亦庶
乎其可矣余舊史官也竊取歐陽公之史法於
孺人之壽略舉夫勸之恥之之說以爲天下告
焉而又以旌典之未下激而歸之於天則尤於
司世教者有厚望也是爲敘

黃母張夫人七十序

給諫萬安黃君公讓抗疏極論權相幾蹈不測
賴 聖天子保全得薄譴量移至南吏部郎復
歷清班而其母張夫人年七十先是給諫之父
太公七十庶嘗張君天如爲之序具道給諫左
官時太公執手慰勞與其家門子姓之詳海內
學士大夫皆頌述以爲美談而天如復述給諫
之意以請於余謀所以爲夫人壽者余之文不
足以附天如之後明矣而亦有不能不致誦於
夫人者蓋給諫以彊直之資事 神聖之主指
斥權奸摩切忌諱給諫固以爲去親事君爲君

之忠臣不得復爲親之孝子也三疏伏闕嚴旨
譙訶朝野皆愕眙相告太公處之夷然而夫人
亦能引大義自安其幸而得全者君也亦天
也今茲之稱壽也垂魚在前舒鴈行列夫人從
太公北向祝天子萬年南面而舉給諫之觴
豈非清朝之休徵而舊都之盛事哉方周之盛
也其臣有功而見知其詩曰將毋來諗及其衰
也勞於從事而不得養其詩曰憂我父母四牡
之不遑也其君知之其臣亦以其君爲可告也
故其詞比於傷傷而不敢怨北山之不均也其

君既不見知其臣亦不敢以來告自矢也故其
詞比於怨怨而無所傷傷之與怨其周室盛衰
之際乎給諫以忠言見知人主將母來諗不
告而得所欲君臣父母之間傷且無之而况於
怨乎留都馬豐鎬舊京夫人從容就養燕喜稱
壽潘安仁所謂御版輿升輕軒遠覽王畿近周
家園者庶幾似之然而太公與夫人俱健飯不
若潘氏太夫人在堂有羸老之疾也諸孫胚胎
前光冠劔偉然不徒席長筵列稚齒也給事蹇
蹇匪躬白華潔白不若安仁之失身昏朝以拙

者自命也以此三者爲夫人壽并以獻於太公
不亦可乎天如曰夫子之言善哉雖然以夫人
家門子姓之盛傲潘氏之奉母不若稱四牡之
詩所謂將母來諗者并以誦吾君也稱夫人
之子比四牡有功之臣稱給諫所遭之時所遇
之主比於成周之盛世斯可謂善頌善禱已矣
請書之以爲序

益都任氏壽謙序

崇禎戊寅侍御史益都任君被簡命來按吳
中故事御史巡行天下州郡一歲還報天子

以君爲能詔復留一年乃以庚辰之秋報命而任君之父太公與夫人壽考燕喜適當覽揆之辰君以便道過家上壽於是君之屬吏郡守陳侯輩推公之意屬余爲祝嘏之詞余嘗讀詩至四牡北山二章未嘗不廢書而歎也四牡之詩曰王事靡盬不遑將父將母其詞蓋未嘗不怨北山之詩亦曰王事靡盬憂我父母其怨亦未嘗有加於四牡然是二詩者何相去之懸也四牡之詩敘曰有功而見知則說矣四牡之怨臣子不知也其父母亦不知而人主知而勞之

故以來諗爲說北山之怨人主不知也其大夫亦不知也而臣子獨知之故以獨賢爲刺知與不知之間其說與刺之分乎任君令榆次治行第一天子親擢居西臺又數以知兵爲朝右推轂上識其姓名需次大用可謂見知矣今之歸而稱壽也繡斧在戶輜軒在門太公冠柱後惠文率其婦子北向祝天子萬年豈非有功而說乎四牡之詩次鹿鳴之什也忠臣嘉賓禮樂光華則作歌諗其勞北山之詩次谷風之什也朋友道絕怨亂竝興則不均告其病今之

稱觴上壽陳詩合樂其次於鹿鳴而不次於谷
風也亦明矣自今以往君將爲天子經營四
方贊助天保采薇之盛治其不遑將父將母也
固當比於四牡之臣子太公夫婦慷慨行義能
使其鄉人抗詞諭虜保全閭里君雖經營四方
其爲將父將母也亦大矣又豈有不舍然者乎
六月之詩美吉甫之燕喜受祉來歸飲御而卒
之曰侯誰在矣張仲孝友吉甫以文武征伐張
仲以孝友處內宣王以此成中興北伐之業况
以孝友之臣而任征伐之事四牡之勞臣卽六

月之共武也其有功而見知知而說也又豈可
勝道哉今日之燕會君臣父子之義備焉小雅
之廢興係焉非獨任氏一家之慶而已也陳侯
曰善哉以四牡之詩焉任公祝又以六月之詩
爲 聖天子祝善頌善禱其爲祝嘏也又何以
加焉請書之以爲序

甬東陸氏壽讌序

甬東陸生符字文虎以文章志節見知於余其
父及嫡母春秋皆六十後先稱壽文虎自傷其
不遇無以爲父母光寵且悲其生母之早世也

爲文以請於余累數千言余讀之而歎曰善哉
斯可以壽其親矣韓退之之稱歐陽詹以謂父
母老矣捨朝夕之養以來京師其心將以有得
而歸爲父母榮也雖其父母之心亦皆然退之
之云蓋爲詹之父母言之也若文虎之父母潔
身修善教其子爲白華之孝子其所期於文虎
者殆有異於詹之父母則文虎之以志養志者
可知已矣而又何欲焉世俗之所謂有子者錦
衣鞶帶自天賁錫騰譽之章連帳而至佐觴之
實阜階而陳文虎心艷之以是爲能光寵其親

則夫國老之門上公之廟稱詩獻頌呼千歲而
祝萬年者其亦可以爲光寵歟因子之淹抑不
遇而睥睨其親豎兒僮父肆其揚揚奴僕下賤
咄咄腹誹文虎之所爲黯然傷心也文虎其以
世之公卿大夫爲賢於僮父奴僕而朝市之間
爭名爭利者不猶夫揚揚咄咄者歟文虎奉其
親以潔身修善身爲白華之孝子衰衣博帶奉
觴陳詞巍莪河嶽之容而鏗鉤金石之奏我知
爲父母者必相顧而歎曰幸哉有子相與歡然
舉一觴矣今天下不爲無事以文虎之器資馳

驅皇路不入而離部黨之籍則出而膺師旅之
事安得如今日者居隱畏約以其盛年暇日侍
几杖而御板輿乎文虎歌南山之什笑語卒獲
退而歌北山歌小明燕喜之餘相與愴然太息
停觴而輟樂然後益知夫今日之燕會真不可
易得也矣余喜文虎之能壽其親自傷其僂人
鮮民而無以與於斯會也作甬東陸氏壽讌序

牧齋初學集卷第三十八

并香... 二十人... 欲... 十...

... 十... 欲... 十...

... 十... 欲... 十...

... 十... 欲... 十...

... 十... 欲... 十...

... 十... 欲... 十...

... 十... 欲... 十...

... 十... 欲... 十...

... 十... 欲... 十...

牧齋初學集卷第三十九

序十二

方太夫人鄭氏八十序

余讀詩至六月之序未嘗不廢書而嘆也當周

之盛時鹿鳴四牡之詩作于上而棠棣伐木南

陔白華之詩行于下陰陽理萬物遂諸夏強盛

而四夷不得以交侵及其衰也反是繇周以來

何獨不然然而小雅之廢興其徵見于世者莫

著于家人婦子燕饗告語之間則君子得以覽

觀焉萬曆庚申西安方孟旋之母鄭太夫人壽

八十孟旋東修厲行壹舉足出言不敢忘太夫
人孝子之善養而潔白者莫孟旋若也而又敦
篤友誼嚶鳴之說饗春令之急難如懼不及登
其堂者莫不有既具既翁終和且平之志焉孟
旋官于南爲職方郎南京豐鎬舊都士大夫雍
頌燕游寡京雒風塵之慨故孟旋得以餘閒請
假爲太夫人稱壽斯又可謂有古者鹿鳴四牡
燕勞羣臣之風矣嗟乎小雅之不作也有小明
之悔仕而恩禮微有谷風之刺俗而交道乖有
北山之怨勞蓼莪之告哀而親養失士大夫翔

回其閒蹙蹙焉如窮狷驚鳥踟躕躑躅之不暇
其能有酒醴修醴婉愉以奉其親而燕及朋友
乎卽有之爲之親者其又能和樂安燕欣欣然
喜而相告乎善哉孟旋之壽太夫人也小雅之
作吾有望矣孟旋之爲人忠孝誠信易直子諒
官雖在郎署歸然大人長德也其視當世小明
谷風之刺興而北山蓼莪之怨未已也陰陽不
理萬物不遂諸夏不盛而四夷不戢也夙興夜
寐哀樂慮歎不能自解于心斯仁孝之至也天
地和順之氣氤氳降興而訢合于孟旋母子之

閒是故今日之燕鼓吹不必鹿鳴邊豆不必棠
棣醜酒肥豕不必伐木而君臣懷焉朋友洽焉
家人婦子宜焉小雅之遺猶有存者斯可以觀
也然則與于方氏之燕稱觴沃洗卒事而退徒
以爲生辰爲壽之嘗而情無觀感者斯猶在君
子之後也已孟旋以萬曆丙午與余同舉于南
京孟旋弟畜余者十五年于此登堂拜母退而
歌棠棣伐木者宜莫先于余矣然余文不具書
者以爲小雅之廢興所關于世道甚大謹而書
之則余二人之交誼固可以包舉也是爲序

姚母文夫人壽序

閭門之吳趨里門安綽楔崇臺儼然姚節母文氏夫人所旌表門閭也登其堂素題樸桷夾窻助明樹之眉曰絳趺姚子希孟讀書奉母其中者也旌門之明年戊午而夫人始壽姚子將應進士舉遲回乂之以初度之日壽夫人而後行于是姚子之友瞿子純仁何子允泓暨謙益輩相率奉觴壽夫人入門主人肅客就西階諸子降等而左辟客禮也夫人闔門而見客諸子沃洗取爵以獻諸子拜夫人答拜仰而瞻夫人之

容冰清而玉粟灑如也。已而姚子率其子徧拜諸子。姚子拜于前，二子拜于後，行列如舒鴈。濟濟翔翔如也。禮成，諸子揖錢子，子其進而稱詩。稱詩以壽古也。錢子曰：善哉！謙益請稱白華之詩。夫白華之篇次于南陔，南陔孝子相戒以養，而白華言孝子之潔白也。東氏之補南陔也曰：馨爾夕，膳潔爾晨餐，而白華之三章則曰：鮮侔晨葩，莫之點辱，蓋必莫之點辱而後膳斯可以言馨餐，斯可以言潔也。甚矣東氏之善言孝也。姚子績學勵行，負丈夫之節而守處子之貞，可

謂潔白矣取東氏之詩以名斯堂咏歌先王之風而晨夕于夫人之側斯之謂以潔白養矣雖然白華之在小雅與由庚諸篇相比而禮燕飲之有笙歌也笙既奏南陔白華華黍而後歌吹相間自魚麗由庚以迨于由儀蓋古者孝道隆卽時和年豐陰陽理萬物遂而君臣燕樂太平六月之詩序與笙歌之次第固可以互見也夫說詩者以謂小雅廢則四夷交侵而中國微其係于邦家甚大然而白華興則小雅之能事舉矣今天下多故戎馬生郊姚子慨然蒙霜雪凌

河冰奉其潔白之身以見于吾君姚子之誦白
華久矣其亦有小雅之志乎記不云乎居處不
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涖官不敬非孝也
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由此言之
博施備物馴至于斷一樹殺一獸必以其時而
後白華之所謂潔白者乃全也在姚子勉之而
已矣夫人聞之喜曰不亦善夫趣觴觴諸子顧
而命姚子曰行矣

壽楊母侯太孺人六十序

崇禎九年十一月吳郡楊解元維斗之母侯太

孺人春秋六十維斗將偕計吏上公車爲其母
舉觴上壽然後就道太史徐君孝廉張君鄭君
輩咸洗爵布幣往與于會而屬余爲稱壽之文
太孺人莊簡公之婦而端孝先生之配也其在
母氏則以幼孤育于從兄給諫君其所以爲女
爲婦爲妻爲母閨門內外具有儀法固未可以
更僕數而史巫紛若之詞又非所以薦于太孺
人也經有之事親孝故忠可移于君維斗辭親
而事君將自今始太孺人爲女爲婦爲妻之道
盡矣而爲母之道方顯則所以爲太孺人壽者

其在斯乎予嘗觀漢元延元壽之間災異鋒起
一時直言極諫摩切人主者多矣而鮑宣谷未
爲最然史稱未諒不足而談有餘專攻上身及
後宮而黨于王氏宣後先諫爭少文多實其所
言三始之會七亡之阨謂極筆髦之思退入三
泉誠亡所恨至今讀之猶欲掩卷流涕也宣之
流風及其孫昱至使人主謂忠臣之子復爲司
隸不知其家世何所承藉若此及觀桓少君稱
先姑之言則曰存不忘亡安不忘危乃知宣實
有母其所爲竭忠盡節痛切擊排于三始七亡

之會際無所忌諱蓋其母之遺教而史未及備著之也

今天子神聖中興維斗將執此以往佑助太平不當言漢季衰世之事然四方多故虜寇交訐六符之效未奏而三始之蝕有徵易曰危者有其安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可不念哉古之賢母所以教戒其子者一也太孺人居恒熟習圖史之訓施于維斗者其不後於鮑氏之母亦已明矣宣嘗言朝臣亡有大儒骨鯁白首蒼艾魁壘之士論議通古今喟然動衆心憂國如饑渴者維斗年未及強任巋然如大人長

德一旦登朝度中朝所指目大儒骨鯁魁壘之士罕有其比自今以往存亡安危將在于子之身可不勉哉詩不云乎侯誰在矣張仲孝友使文武之臣征伐而與孝友之臣處內此宣王之所以中興也宣後先諫爭勸人主舉賢去佞急徵傳喜何武龔勝之流可與建教化圖安危者宣奉其母之教訓留心於國家之存亡安危者其指要如此天子方闢門開憲號咷博求維斗以張仲孝友之人抱憂國饑渴之志其將奉太孺人之教以大有爲也如宣衰世之臣豈足

道哉太孺人御長筵列孫子壽觴既舉戒維斗而遣之諸與維斗厚善者舒鴈行列在子姓之位亦將側耳聳聽與聞其語他日當臚傳之曰此太孺人所以教戒維斗建教化而圖安危者也書之管彤傳之國史不第如鮑氏之母以其婦之口語僅而有傳也以此爲太孺人壽不亦可乎太孺人曰善敬舉君之觴

周忠介公夫人六十序

忠臣義士天地閒之元氣國家之優卹而崇獎之者非爲其私也所以自實其元氣不使之涸

伏而重傷也雖然不獨忠臣義士之身後有運命也亦視國家之福焉有如天命不嘗而景福不再運祚促數禍亂游仍雖有忠臣義士理之無其人而卹之無其候則國家從可知矣故曰視國家之福也三代而下忠臣義士之最多者莫如漢宋漢之李固死十餘年得見存錄其女猶惴惴戒其弟無一言加于梁氏而黨錮諸賢收掠誅徙塗炭于闕寺之手其後以黃巾賊起大赦黨人亦未聞有所褒卹也有宋之黨禁錯互于紹聖元符崇寧之間其中一再牽復繼以

禁錮迫于紹興改元始顧念追復在南宋偏安之時而社稷之灰燼已久矣宋自元祐以後乾坤宇宙如在霧濛晦蒙之中日出而陰雲不駁雨止而轟雷猶殷此所謂大命不嘗而景福不再者也我國家深仁厚澤度越漢宋疾雷迅霆之下亦有畢命致身之徒其甚者莫如二正之季而褒卹之優且亟者亦無如二正之季若天啓寅卯之事則余所身歷也當是時士大夫蹈逆閹之禍幾徧天下而吾郡周忠介公爲最烈當其得禍之時銀鐙錯互牢戶嗔咽沸騰勾懼

曾不可以終日不及三年 聖天子施生僂死
區明風烈漆書儼星辰綽楔薄雲漢卹典之尤
異者亦莫如忠介方禍之殷也如驕陽盛夏之
時雷電發作天地冥晦俄而雲解雨息天清日
朗支願伏枕之餘促數如小劫而依稀如昔夢
豈不快哉忠介卹後之十五年而其夫人年六
十忠介之墓門祠廟儼然如神明而其子姓蘭
玉森茁高明顯融里之親戚朋舊相與釀錢具
羊酒往賀而徵余文以爲序夫人于設悅之日
悼碧血之如新嗟白首之不作固將流涕霑襟

停盃而嘆息也。已而觀家門之吉祥，思國恩之高厚，又將炷香執爵北向而百拜也。余故略祝嘏之嘗詞，而稱述國家之深仁厚澤，迥異于漢宋以佐夫人百年之觴，與萬年之頌焉。若夫人之內行金玉，以相莊齋鹽，以自勵，所以相其夫而昌其子者，當有劉子政、范蔚宗之徒，序而傳之，固無所事于余言也。

太倉張氏壽宴序

崇禎丁丑翰林院庶吉士太倉張君天如之母金孺人年六十矣。是歲十月初度之辰，天如偕

其兄弟稽首上壽于是天如之友張君受先與
其及門之徒合吳越數十州之士相與鋪筵几
庀羊酒稱觴于孺人之堂下而請余爲介壽之
詞余讀詩至六月之序以爲小雅旣廢則四夷
交侵而中國微矣然鹿鳴以下二十二詩如伐
木之燕朋友南有嘉魚之樂與賢菁菁者莪之
樂育材上比于鹿鳴四牡下比于南陔白華而
天保以上采薇以下出車杖杜蓼蕭彤弓錯出
于篇什之中甚矣詩人之知王道也治古之世
朋友輯睦賢材衆多相與講明忠孝之誼以事

其君親四牡之相勞也南陔之相戒也皆朋友之誼也宣王之中興也文武之臣征伐孝友之臣處內故其詩曰文武吉甫又曰張仲孝友夫是以前伐南征車攻吉日復文武之竟土而詩人美之及其衰也讒諂竝進大夫悔仕谷風之棄友蘇公之刺讒與夫蓼莪北山之詩繼正月十月而作四夷交侵而中國微職此之故繇此言之朋友之不交賢材之不育而望小雅之興也其可得哉今天下方全盛 聖天子比隆于文武成康非宣王之可擬天如以命世大儒在

承明著作之庭講道論德離經辨志昌明伐木
菁莪之誼于斯世于孺人之稱壽也耆艾近前
俊乂列後魚魚雅雅以獻以酢其爲孝養也大
矣視東氏之補亡求南陔白華之義于晨餐夕
膳之間固不可同日而語矣數十年以來持國
論者以鈞黨禁學爲能事馴至于虜寇交訐國
勢削蹙朝廷之上惟無通人碩儒通經學古修
先王小雅之政教是以若此善哉天如之壽其
親也吾有望矣既醉之歌攸攝也其卒章曰釐
爾女士從以孫子卷阿之歌矢音也其次章曰

爾土宇販章亦孔之厚繇既醉言之則交友之道歸于事親繇卷阿言之則得賢之效章于闕國觀于張氏之壽宴有籩豆靜嘉來游來歌之思焉斯可以觀感已矣余之爲此言也不獨爲孺人祝也以爲本天如壽親之意以修先王之政教則既醉卷阿之什可復矢于今世而小雅之廢興可勿道也

何母丘太孺人七十序

崑山何非鳴舉進士令南昌之八年而其母丘太孺人春秋七十崇禎十二年七月爲設悅之

辰非鳴之故人與其門弟子胥往稱觴堂下先期而來告曰某等之與非鳴游也非鳴方弱冠得侍非鳴之尊人元錫先生因以知太孺人之賢當是時先生一老逢掖耳非鳴又不得志于有司某等閒過非鳴小樓臨軒夾窻助明牀几研席秩秩如也客坐未幾馥蔬雜進茶香而酒旨客賦既醉主人固留不聽去促席雜坐欲起被肘太孺人每供張至旦以爲嘗非鳴跳踉自喜如貴游子弟其家之寬然有餘可知也非鳴再困春官掌教錫山錫山之弟子員與四方來

學者戶外之屨恒滿太孺人度身量腹以供諸
生酒食視非鳴爲諸生時則少窘矣非鳴爲令
數年其家產益落所居小樓嚮以給官徒其家
于荒江寂寞之鄉某等薄游南昌宿縣署中席
門葦壁破幃敝几椅敗不可坐則緯蕭縛之太
孺人篝燈紡織夜分不休晨起手挈菜蔬分授
子姓臧獲錙銖秤量稍溢則動色詢詈太孺人
衣敝不紉飯糲不釋左支右吾有今無儲視非
鳴在廣文學舍其窘彌甚無論爲諸生時也非
鳴每自傷久宦減父產念太孺人食勤攻苦早

起夜息每愾然太息久之稱觴之日踈踏無所
容自恐不得比數于人子某等無以爲非鳴解
也敢以請于夫子子曰固也獨不見太孺人之
生日南昌之人一家之中仰父俯子黻童耆老
有一不爲太孺人祝者乎一邑之中士者于庠
農者于野賈者于市負擔者于途緇黃者于寺
觀關索者于囹圄有一不爲太孺人祝者乎若
此者皆以頌非鳴之廉食其德澤而歸美于太
孺人也貪酷之吏人必詛之詛之必及其父母
廉平之吏人必祝之祝亦必及其父母故曰祝

有益也詛亦有損詛誠有損則祝之有益焉必也祝者之辭曰百歲千歲出于巫祝之口則人皆笑之若出于億兆人之口曰百歲則百歲也曰千歲則千歲也此信而有徵者也邠人之詩曰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甚矣邠人之善祝也周公陳之夫子存之以爲風雅頌備焉豈猶夫巫祝之聒耳哉繇此言之太孺人之爲壽也大矣非鳴之祝太孺人也亦已多矣太孺人饗邦人之朋酒以是爲子孫長筵聽與人之歌誦以是爲金石鐘鼓固將所然引滿舉萬年

之觴非鳴又何所不擇而諸子之登堂獻壽也
亦何患乎無詞也哉諸子曰善哉夫子之言請
書之以爲序且以徵于國史使後之傳母師廉
吏者有攷焉

松陵張氏壽燕序

松陵張異度以丁丑歲壽七十其配徐孺人少
異度一歲今年五月其設悅之辰也先是異度
之壽也念予在請室中不忍合樂燕會命其子
孫引謝賓客客多不成享而退至是則里之士
友爲孺人稱壽者相率請余乞言以當祝嘏之

詞而予其可以已乎孺人生于高門歸于儒素
有手挽鹿車之勤有交儻雞鳴之誼用能相其
夫子攻苦食淡茂著令德以娠育其子孫詩所
謂令妻壽母孺人有焉今茲之稱壽闔門負墻
洗爵而獻酬者非鄉之壽耆則國之秀民也穀
不過豆肉酒不過三爵少長忻忻揖讓卒事斯
可以爲儒雅之會矣異度所居泌園名士陳惟
寅之綠水園也其後陳簡討嗣初亦居焉嗣初
負甕出汲跪以進母御史從籬下窺之馳奏旌
其母子故老至今能道之今異度與孺人衡泌

樂饑不應徵召而其子若孫懷文抱質有陳五
經父子之風三百年來吳中高門鼎貴與煙雲
變滅者多矣登斯堂也名園之水木猶故籬落
之步屨宛然陳氏張氏孝友文章風流相接此
鄉邦之美談而吳趨之盛事也以人世之顯融
赫奕進于異度夫婦之前猶春風之過耳也徵
斯園之故事道先正之遺風用以佐百年之觴
庶爲之所然而一笑乎里之士友與于張氏之
壽讌卒飲而退者莫不百爾相戒有自古在昔
敬身修行之思焉斯不獨一家之慶其亦可以

觀感也已予既解網生還聞孺人之壽感異度
爲我却賀之意欣慨交集而又以屏居墓田未
能命百里之權從諸君子讌會之末也爲序其
言以詒之

徐母王夫人五十序

神宗之末年權奸錯互黨論昌披漳浦徐通政
振任在郎署中獨身抗其鋒危言素節白首不
少變而通政之子太學生仲吉當 聖主震怒
詔獄危急抗疏以救清直之臣抵冒萬死懂而
得釋遣戍辰陽道經吳門以子爲通政之故人

也契闊相存揮淚道故已而曰仲吉之母今年
五十矣仲吉萬里荷戈不能追隨稚齒稱一觴
于堂下微惠于夫子得一言以爲壽庶可以解
慈顏而慰游子乎嗟乎通政觸黨論遭奄禍先
後立朝不滿百日所僅免者銀鐺考死耳而周
中丞之禍間關險阻相與共之夫人偕一老嫗
劔中丞幼子匿海上窺戶者無停履惴惴如也
仲吉之北游也戒之曰無盡言無府禍仲吉詔
獄報至家人號哭相告夫人怡然曰兒之行也
我故知之兒能以此死不愧其父足矣夫人之

相夫教子克引大義如此昔陽城爲司業出拜
道州太學生何蕃等叫閹額天朝廷不聽其後
朱泚之亂正色叱六館諸生舉不至從叛今宮
詹之獄不但如陽城之出牧蕃無罪而仲吉以
此得禍歐陽詹之所謂仁勇人者仲吉奚愧焉
蕃之在六館閱親之老揖諸生歸養諸生至閉
蕃空舍中仲吉出游太學負笈而出赭衣而歸
違親之養投荒于五溪胡服之地其于蕃何如
也古之賢母教誡其子也介母之以偕隱爲無
憾也固而近于懟范母之以齊名爲不恨也節

而近于俠夫人之出而戒其子也得禍而怡然也其意豁如其言藹如也稱壽之日感聖主之仁明思國恩之浩蕩炷香稽首以頌萬年豈以壯子不在側而顧語侍婢有刺刺不能舍然者與仲吉之不媿于何蕃也其爲蕃之歸養亦已多矣而又奚憾焉蕃之仁勇歐陽詹稱之韓退之爲之立傳然後蕃之名始立余之文不足以繼退之又不得爲仲吉立傳然蕃雖有父母無可稱述而通政夫婦大節焯焯國史彤史胥于予言有徵焉則又退之所未及也

潘母湯節婦序

渤海張任甫來告我曰新安潘生令範母湯氏年六十矣湯之歸于潘也三年而生令範又三年而寡自誓立孤三十有七年而旌門之典不舉有司之過也願吾子賜之言將以爲徵予讀歐陽公五代史記載王凝妻李氏事于其所以論禮義廉恥愧五代之爲人臣者未嘗不掩卷三嘆焉而又以謂尤莫甚于宋靖康之難宋之公卿大夫朝金夕楚媚戎虜而讎君國者其滅絕四維蓋古今所未有也夫天下之所謂崇高

富貴莫先于公卿大夫而其所賤簡莫甚于僕
妾一旦有事背主賣國者必公卿大夫而僕妾
之流感槩立節者時有然則公卿大夫固不足
重而僕妾亦未易輕也然而匹夫庶婦不幸而
當風教凌夷之日捐軀斷臂道路環聚爲之彈
指泣下而或不得以自達于有司終身滅沒者
有矣夫匹夫庶婦之節滅沒如鴻毛而背主賣
國者乃接跡于世相勸而爲之此豈可視爲細
故與潘故新安甲族于今爲庶潘生之母又爲
之側室然感槩立節如此世有歐陽公其必有

取于此矣今也所司不上聞宗伯不下詢烏頭
綽楔之建未有聞焉豈風教休明固所謂堯舜
之民可比屋而封者而旌典不能遍與抑今之
公卿大夫皆被服節義無若五代宋之爲臣者
而無庸旌是以愧之與誠若是則潘母之節雖
終滅沒不聞余固無憾焉耳矣不然匹夫庶婦
之節不表于盛世有司之過終未可以免也余
故因任甫之請而序之以徵焉且以有望焉爾

毛母戈孺人六十序

毛生子晉之母戈孺人年六十矣誕辰在今年

孟秋而稱慶以履端之月子晉之父以孝弟力
田稱爲鄉老而孺人以勤儉佐之廣延名人碩
儒縱其子游學以成其名稱觴之日親知賓從
雜選致辭咸相與頌孺人之壽豈而祝子晉他
日之顯融高明以受福於其母爲未可量也子
讀七月之詩說詩者以謂一篇之中具有風雅
頌而其詩曰十月獲稻爲此春酒以介眉壽十
月滌場朋酒斯饗先王之世教化行而風俗美
人知有力田養老而已幽雅之興小雅之所以
作也始于南陔白華而達于由庚由儀七月之

詩雅頌之所以兼舉也治古既遠士大夫驚于聲華富貴以求娛說其親如潘安仁閒居賦之所稱者於稽其世蓋有不勝慨嘆者矣孺人夫婦以孝弟力田起家其於所謂食鬱剝棗築圃滌場之事皆躬親爲之以率先其家人而子晉之所以壽其親雖盡志盡物亦不失其素風如所謂獲稻釀酒以助養老者毛氏傳曰春酒凍醪也疏以謂卽三酒之清酒今之中山冬釀接夏而成者也時和年豐禾稼旣納冬釀凍醪田家作苦在在有之子晉以此獻于其親慈顏懌

和賓朋燕喜不已足乎輕軒之扶御長筵之羅
列如潘氏之所誇詡者殆不足當其一盼已矣
而又何述焉子晉有志于學古之道者又少而
授毛氏詩予故爲之頌幽雅使之自致于小雅
詩人之義而知夫世之以顯融福祉相頌祝者
爲不足道也

牧齋初學集卷第四十

序十三

昨非菴日纂三集序

古之君子能相天下謀王體而斷國論者其所
以修德居業朝夕交戒未嘗不原本于學漢唐
以來權臣倖子誤軍國而禍身家前車後轍相
望而不知戒其昏瞶潰敗未有不繇于不學者
也古之言那詩者稱曰自古古曰在昔昔曰先
民故曰昔我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國家以寧都
邑以成庶民以生誰能秉國成不自爲正卒勞

百姓言相天下者之不可以不學也相天下者
猶醫師也上醫醫國以康濟一世爲能事而自
顧一身陰淫蠱惑狂易喪志我躬之不閱而何
以理天下六經語孟之書猶醫經之靈樞本草
也史傳之所紀載是非失得淑慝善敗猶秦越
人之難經叔和之脉經忠州之集驗方也有一
病必有一方人之新病日增而古方固已犁然
具備在善取之而已矣古之善醫國者吾得兩
人焉子文之相楚也朝不及夕楚成王朝設脯
一束糗一筐以修子文孔明之相蜀也曰身死

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古之君子居大位享令名制謹其節度裁減其嗜好約身量腹而不少假易者何也以爲天地之美不可盡盡則造物憎之生民之利不可專專則陰陽患之國家之寵利不可冒人主之知遇不可負冒且負則祖宗殛之鬼神誅之故曰吾非惡利而逃之以逃死也人禍莫重于蘊利而天道莫甚于惡盈吾于此得古方二焉鄒長倩之戒公孫弘也贈以撲滿曰器以畜錢滿則撲之士有聚斂而不能散者將有撲滿之敗蓋寬饒

之規許伯也視屋而嘆曰富貴無嘗忽則易人
此如傳舍所閱多矣師長倩之言火齊堆盤胡
椒累屋者愧矣師寬饒之言遂取武庫先輸上
第者誄矣鼎可以無折餽可以無覆負乘可以
無寇至而器可以無盜奪矣嗚呼盧醫不自醫
扁鵲倉公之不免于刑僂也豈不可以爲儆戒
哉大中丞閩中鄭公登第服官朝薺暮鹽秋螢
冬雪丹鉛吾伊矻矻然如老儒生著昨非菴日
纂三集本天咫則民彝參神遠極物變其要以
裊躬矯志磨鈍勵俗歸本于仁義道德醇如也

公生平公忠清正勤勞廉辨旬宣保釐茂著聲
蹟蓋所謂上醫醫國者是書則公之難經脉經
與其驗方也公之爲人可以相天下而爲是書
則可以教天下之爲相者夫爲書而可以教天
下之爲相者斯其爲醫國也遠矣公豈非百世
之師也哉崇禎癸未中秋吉日序

時子求期思集序

辛巳二月子求在固始作詩五百餘言敘述中
原寇盜殺掠流亡之慘酷而勉故鄉以綢繆桑
土之義題曰寄江南行余讀而歎之曰此元次

山之春陵行也自慙非杜子美不能隱凡屬和
發揮其微婉頓挫之指酒闌燈施長吟雜誦所
謂感彼危苦詞庶幾知者聽而已既而子求考
最赴闕 天子親召對稱旨首擢爲兵科給事
中逆奴入犯卽命巡視真定城守奴退督漕江
西便道歸里而以期思集屬余序之子美之覽
次山詩也以爲盜賊未息知民疾苦得結輩十
數公落落然叅錯天下爲邦伯萬物吐氣天下
少安可待矣子求則已司諫議掌封駁出入赤
墀青瑣之間天下邦伯之不得人萬物之不吐

氣子求之責也豈猶夫次山以典郡爲事守刺
促於徵歛符牒之間者乎子求思今天下治亂
孰與唐之大曆次山之論刺史曰若無武略以
制暴亂若無文才以救疲弊若不清廉以身率
下若不亨通以救時須亂將作矣宜精選精擇
以委任之固不可拘限官次得之貨賄出之權
門也次山一刺史謝上能極論天下民窮吏惡
譏切權門子求今日所以獻替明主其道安
出古者孟春之月行人以木鐸徇路采詩以獻
之太師以聞於天子子求之行也其亦有采詩

之志焉誠欲采詩以獻則必將以寄江南之什
爲卷軸之首斯固次山子美所爲呻吟歎息而
不獲獻其危苦之詞者也有春陵之詩而被國
風之採 聖天子陳而用之邦伯得人萬物吐
氣盜賊滅息而天下乂安此詩之爲用顧不大
歟次山詩曰思欲委符節引身自刺船將家就
魚菱窮老江湖邊子求行矣余窮老江湖無符
節可委輟耕刺船俟子求之嘉命於魚菱之間
當更爲之序以張之崇禎十六年中元日序

石田詩鈔序

石田先生詩集凡十餘本余與孟陽居耦耕堂
互爲評定差擇其尤佳者若干卷石田之詩才
情風發天真熲爛抒寫性情牢籠物態少壯模
倣唐人閒擬長吉分判比度守而未化晚而出
入於少陵香山眉山劔南之間踔厲頓挫沈鬱
蒼老文章之老境盡而作者之能事畢其或沿
襲宋元沈浸理學典而近腐質而近俚則斷爛
朝報與村夫子兔園冊亦時所不免茲鈔固已
盡汰之矣稼軒若愛石翁畫一縑片紙搜訪不
遺餘力名其齋曰耕石遂刻詩鈔藏之齋中并

彙其古文若干篇及余所輯事略附焉刻成屬
余序之石田之集李文正吳文定兩先生敘之
詳矣余可以無贅也竊惟石田生于天順長於
成弘老于正德初當國家昌明敦龐重熙累洽
之世其高曾祖父爲文士爲隱君子旣富方穀
涵養百年而石田乃含章挺生其產則中吳文
物土風清嘉之地其居則相城有水有竹菰蘆
蝦菜之鄉其所事則宗臣元老周文襄王端毅
之倫其師友則偉望碩儒東原完菴欽謨原博
明古之屬其風流弘長則文人名士伯虎昌國

徵明之徒有三吳西浙新安佳山水以供其游
覽有圖書子史充棟盜予以資其誦讀有金石
彝鼎法書名畫以博其見聞有春花秋月名香
佳茗以陶寫其神情煙雲月露鶯花魚鳥攬結
吞吐於毫素行墨之間聲而爲詩歌繪而爲圖
畫經營揮灑匠心獨妙其高情遠性和風雅韻
使天下士大夫望而就之者一以爲靈山異人
不可梯接一以爲景星卿雲咸可目覩式其屋
廬以爲柴桑之三徑候其至止以爲雒陽之小
車人亦有言太和在成周宇宙閒而先生獨當

其盛顧不休與文定序石田之詩擬于唐之陸魯望魯望當唐之末造爲盧攜李蔚所薦辟未就而卒比於皮襲美蓋僅而得免視石田生本朝全盛之時稱大隱躋大耄者何可同日語哉讀兩公之詩而論其世不能不爲魯望惜亦不能不爲石田幸也攬筆而爲之序回翔卷帙間蓋不勝其愾嘆云爾宗禎甲申春月虞山錢謙益謹序

歸文休七十序

余與嘉定李長蘅游因以交長蘅之友新安程

孟陽崑山歸文休三人者皆強學好古能詩文
善畫跌宕世俗擺落榮利其與余交久而彌篤
蓋所謂素交者也崇禎十六年文休年七十以
除夜爲縣弧之旦其子繼登莊將具椒盤歲酒
遍召親知歡飲上壽而請余爲讌序文休爲太
僕熙甫先生之冢孫風流儒雅稱其家兒墨兵
筆陣可以橫埽千人而屢不得志于有司作爲
歌詩淡蕩頓挫倚弦度曲曼聲長歌歌罷酒闌
意不自聊則放筆爲風枝雪篠以伸寫其激颺
結轡槎枒突兀之致簞瓢屢空凝塵蔽榻其自

守泊如也。晚而諸子皆有俊才能世其家學。則相與發太僕之文章。端拜雜誦。求其所以不愧于古人者。以余之固陋。謂其知以辦香事。太僕遣其子就而問焉。于是太僕之流風遺書粲然于斯世矣。余讀太僕集中有壽其鄉老儒張子之文。蓋爲其諸弟子作者。其言以爲往至京師。見有衣玉帶乘白馬黃金絡馬前後呵擁者。儼然子之先生爲之歎息。今其人不知安在。吾又安能舍子之先生而羨彼爲哉。當文休爲諸生祭酒。聲光籍甚。吳中輅材少年有欲希望其咳

吐而不可得者無何而其人登上第操化權爲
鉅公國老矣無何而東山再起爲天子之師
臣稱伊周頌功德者遍朝野矣當此之時文休
之自視于斯人何如又無何而冰山頽台宿圻
襖被就道銀鐙急徵指厓州之圖爲登仙望槃
水之賜爲加禮當此之時斯人之自視于文休
又何如也稱壽之日與親知引滿劇談追思太
僕之云不能舍子之先生而美彼者能不爲之
停觴一笑乎且吾所與游三人者長蘅絕哭宿
草孟陽歸老故鄉獨余與文休相去百里落落

如晨星之配月余衰遲屏廢與文休共一老書
生耳天下方多故相與抱遺經養殘生優游于
荒江寂寞之濱歲時多暇扁舟過從契闊談讌
賦詩道故此亦吾黨之美譚人世之善事也吾
所以爲文休壽者如是而已若夫生辰爲壽之
詞太僕所謂橫目二足之徒皆可爲者二子學
古之道固將吐而弃之而余豈以是爲文休誦
之乎

曹母陳孺人七十序

嘉興曹母陳孺人者故宮詹孟嘗陳公之女端

州別駕曹公之配而陳子悵恂恂恪之母也孺
人今年壽七十季冬望日爲設悅之辰其叔子
恂字子木以壬午舉賢書癸未秋試南宮不第
歸爲孺人稱百年之觴偕其昆弟請稱壽之詞
于余余嘗聞孟子之言矣論事曰事親爲大論
守則曰守身爲大會子孟子之師而受孝經于
夫子者也蓋嘗輕齊楚之祿終身不仕而其教
門弟子則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其
奉父母之身全而歸之若此之重且難也子言
之曰含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然則聖賢之

所謂孝者可知已矣潘安仁之賦閒居也以爲
太夫人在堂有羸老之疾何能違膝下色養屑
屑從斗筲之役其所叙述版輿輕軒班白稚齒
賦家至今以爲美談而安仁則固非庸庸佼佼
有才無行者也一失身于孫秀廁二十四友之
目白首同歸陷于大僂士君子急于功名濃于
仕進立身一不慎虧體辱親生平之修名內美
舉不足以自拔唐之柳子厚劉夢得亦猶是也
小雅之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白華孝子之潔
白也有白華之潔白而南陔之養其親樂而安

之有終身之養而無一朝之患斯之謂守身斯
之謂養志雖崇伯子之顧養也亦若是則已矣
宮詹無子孺人以弱女爲男使宮詹幸中郎之
有女忘伯道之無兒至于今諸子猶沿外家之
姓不忍遽改也服宮詹之教訓具著儀法居平
以名節道義教誡子木昆弟重規疊矩蔚爲碩
儒守身事親之道不愧于白華之孝子久矣子
木頃自長安歸觀冰山之乍泮瞻玉燭之方新
閱歷世變盱衡時事太夫人稱壽之餘從容顧
問杯酒之間如麻姑見蓬萊水淺海中行復揚

塵也能不爲之停觴歎息乎小雅谷風之什無
將大車與小明相次而其序曰無將大車大夫
悔將小人也小明大夫悔仕于亂世也曰嗟爾
君子無恒安處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
式穀以女鄭氏以爲嗟爾君子謂其友未仕者
也明君用善人則必用女神明若祐而聽之不
汲汲求仕之辭也今天下非悔仕之時而士大
夫惕惕然有悔將小人之慮子木昆弟小明之
所謂未仕者也故曰溫溫恭人如集于木又曰
胡不相畏不敬于天子木昆弟進而獻壽于孺

人歌南陔白華退而咏無將小明之章以相勗也孺人聞之必將听然燕喜壽觴舉而慈顏和天下之能壽其親者其有如此者乎子木昆弟從游于余學古之道者也余故舉聖賢小雅守身事親之道以告之生辰爲壽之嘗詞置不復道云

寶應李侯壽燕序

招遠李侯舉進士爲寶應宰朞年而政成於是江都令闕侯兼攝江都篆臺使者以江都附郭雄緊請移侯于江都而寶應之士民皇皇乎惟

恐其失之也。侯始至之日，奉其母夫人以俱。至是，則就養于江都。六月之某日，爲侯之誕辰。寶應之人相率具羊酒舟車百里相屬于道，爲侯稱賀。而因以上壽于太夫人。年家子李生黼，臣屬余爲祝嘏之辭。侯之父憲副公兄弟同舉南宮，皆以道德方聞于時。侯積習名教，母夫人身爲母師，以七箸課平反。故侯之治邑廉辨，慈惠人，以爲衆人之母。而尤推本于太夫人之內教。咏歌而頌祝之，固其宜也。詩不云乎：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

又曰魯侯燕喜令妻壽母古之君子爲民父母
憂喜相關而燕饗相報上下之間如此其驩然
也今之世吏虐使其民民疾視其上賦役重煩
徵發促數慮歎嘖呻自上而下蹙蹙然如不終
日安所得餘生暇日而修公堂燕喜之樂耶李
侯之得此于今日也斯已難矣居今之世而公
堂之上觥籌交錯笑語卒獲彬彬然有朋酒羔
羊之風斯其爲世道之慶亦可書也已唐上元
三年楚州刺史崔侁獻定國寶玉十三枚云楚
州寺尼真如恍惚上昇天帝授以十三寶曰中

國有災宜以第二寶鎮之遂改元寶應國家方
全盛非有唐中葉之比而戎羯之禍駸駸近于
安史侯爲今在上元獲寶之地所以爲聖主
獻者視崔旆云何傳曰得賢爲寶上元之鎮國
者以第二寶殆不如今日之有第一寶也太夫
人母師之教自一邑及天下上帝臨汝萬壽無
疆又豈楚州尼之恍惚見帝者可同日而語耶
李生以吾言將之可以侑一觴矣

吳白雪遺集引

萬曆中竟陵吳白雪爲吳興守掘地得石于郡

齋茂樹下爲元豐時物鐫玉筍二字最奇古退
公之暇摩娑竟日去官無長物攜之以行吳興
至今稱風流太守有杜牧之蘇子瞻之餘韻其
後婁迂備兵佐寧夏軍用胡僧招降銀定出平
虜塞登撫夷臺虜羅拜帳下進名馬數千蹄命
畫工作銀定歸欵圖爲詩記之杜牧之好論兵
注孫武書自謂因而用之如盤中走丸而不得
一試以死吳公視牧之可以雄矣余最愛吳興
山水嘗與范東生程孟陽再泛夾山漾詠歐陽
公吳興水晶宮樓閣在寒鑑之句倚擢扣舷徘

徊不忍別今讀白雪遺集吳興山水輕清寒碧
恍忽在卷帙中楚人之文以豪放跌宕爲主而
吳公獨不然豈文章山水故有宿緣吳公之風
流故當與牧之子瞻長留于峴山雲水閒而斯
文爲之魄兆耶公之子孝廉旣閑訪余山中奉
其遺文乞敘爲書其篇首如此

陸鯤庭文集引

武林陸鯤庭進士公襲家學昆弟鏡奩鸞停鵠
峙掉鞅文場鯤庭先舉南宮遂得肆力于文章
後先數萬言縱橫上下舉世作者未能或之先

也本朝漸中人才莫先于于庭益王伯安已已
北狩則廷益柱定遷之議威武南巡則伯安建
廓清之烈兩公之文具在大抵明白正大光明
俊偉如三光之燭幽如五穀之療饑何嘗如後
之人尋行數墨祭獺點鬼以剽賊鬪儷爲能事
哉鯤庭之文取材博抒意遠籌策安危激勸忠
義其光熊熊然其文或或然蓋有意爲庭益伯
安之文而非近代之文也頃者奴寇交訐南北
閒阻士大夫相向輒攢眉授手有無人之歎夫
所謂士大夫者皆國家之人也平居持利祿養

聲勢豈不項背相望一旦緩急則曰無人不知
其自視鬚眉面目果何等耶廷益伯安亦猶人
耳果有四目兩口三頭八臂耶鯤庭知廷益伯
安之文則當爲廷益伯安之人敵王愾而雪國
恤橫豎側出自附于兩公之後吾深有望焉鯤
庭祥琴不遠將出而謀國余爲敘其文以勉之
庶幾鄒長倩之所以遺公孫次卿者若繞朝之
贈士會曰子無謂秦無人則非余之所敢也

南征吟小引

睢陽袁伯應以名臣之子牽絲郎署負文武大

略博雅好古散華落藻輜軒問俗戎車出塞山
水登臨友朋談燕攬探風物伸寫情性所至必
有詩而其詩高華鴻苑蒼老沈鬱亦與境而俱
變當其督餉遼左歷覽關塞指顧毳幕籌策表
餌欲以尺組繫單于故其詩縱橫頓挫若田僧
超臨陣作壯士歌使人有車馳馬驟投石橫草
之思已而休沐里居扞禦孤城措拄強寇主憂
臣辱以四郊多壘爲恥故其詩淒清悄厲若劉
越石登樓長嘯使人有雲深月近褻創飲血之
恐至其權關南國登車奉使江南佳麗之地風

聲文物與其才情互相映帶而羽書之旁午民
力之凋敝持籌蒿目又迸逼于胸中故其爲詩
曲而中婉而多風古人感懷諷諭纏綿惻愴之
致往往交驚雜作語曰登高能賦可爲大夫其
伯應之謂乎權政告竣頌聲塞途關中警急乘
鉞者急需戡定之才君且奉簡書驅車以往則
其詩當益雄昔杜子美天寶入蜀思秦中之盛
而痛其陷沒秋興諸篇至今令人流涕今長安
關河四塞自古帝王之州一旦爲螳賊殘破伯
應之憂憤視子美又何如韓退之從裴晉公蔡

州歸師次潼關有日出潼關四面開相公親破
蔡州迴之句古人文士咸爲吐氣上方臨遣
授鉞如晉公故事伯應其將有雄篇麗句繼退
之而作乎余將泚筆以和焉

純師集序

太末余子式如矯志學古採緝古人之文自東
周至南宋凡十二卷其撰集之法取衷于西山
疊山迂齋三君子以考鏡古今政治興亡得失
崇獎忠孝激勸志義爲指要而風雲月露留連
光景之作皆不與焉夫文章者天地之元氣也

忠臣志士之文章與日月爭光與天地俱磨滅
然其出也往往在陽九百六淪亡顛覆之時宇
宙偏沴之運與人心憤盈之氣相與軋磨薄射
而忠臣志士之文章出焉有戰國之亂則有屈
原之楚詞有三國之亂則有諸葛武侯之出師
表有南北宋金元之亂則有李伯紀之奏議文
履善之指南集忠臣志士之氣日昌文章之流
傳者使小夫婦孺俳優走卒皆爲之徘徊吟咀
歎歎感泣而夷考其時君父爲何人天下國家
之事爲何如嗚呼尚忍言之哉詩不云乎有卷

者阿飄風自南豈弟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音
又不云乎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
朝陽序曰召康公戒成王言求賢用吉士也假
樂曰嘉洞酌卷阿曰戒過此而民勞板蕩之什
作矣此亦余子之所以撫卷而三嘆者也

孫子長詩引

本朝吳中之詩一盛於高楊再盛於沈唐士多
翕清煦鮮得山川鉤綿秀絕之氣然往往好隨
俗尚同不能踔厲特出亦土風使然也徐昌穀
江左之逸才也一見李獻吉陽浮慕之幾欲北

面至今爲諸僭口實皇甫子循歌詩婉麗晚年
盛稱嘉靖七子非中心好之屈折於其聲光氣
燄耳邇來吳聲不競南辱於楚蒼蠅之聲發於
蚯蚓之竅比屋而是求所謂長江廣流綿綿徐
游者未之有也夫聲音之道與元氣變化木客
之清吟幽獨之隱壁非不幽清淒愴也向令被
之弦歌奏之於通都大邑令子野季札之倫側
耳而聽之其以爲何如哉里中孫子長刻其詩
數百篇名雪屋集含咀宮商組唐緯宋緣情匠
意而不屑爲今日之吳聲可謂踔厲特出者也

昔吾吳吳文定公爲舉子時已有詞賦名天上
玉堂之詩流傳館閣李文正以爲美譚子長之
年少於文定其詩篇流傳尤蚤余老且廢不能
爲子長長價姑引其端以告於世之爲文正者

馮已蒼詩序

吾黨馮生已蒼早謝舉子業枕經藉史肆志千
古其爲學尤專于詩其治詩尤長於搜討遺佚
編削譌繆一言之錯互一字之異同必進而抉
其遯隱辨其根核當其朽編斷簡紛披狼藉魯
魚點定青丹勾抹夢夢然若未視也偃偃然若

有求而弗得也已而疑滯通膠午釋忽然而睡
煥然而興若逐寇者之得首虜也若案盜者之
獲贓證也蓋本朝之論詩所推專門內諳無如
楊用修已蒼獨能抉擿其蹊駁曰此僞撰也曰
此假託也鑿鑿乎有所援据而疏通證明其所
以然雖用修復起不能自解免也若近世之詩
歸錯解別字一一舉正賓筵客座辨論鋒起援
古證今矯尾厲角自以爲馮氏一家之學論者
無以難也已蒼顧不鄙余而以其詩卷請敘孟
子不云乎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又

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余以爲此學詩之法也杼山之言曰取由我衷得若神表文外之旨但見情性不覩文字嚴羽卿以禪喻詩歸之妙悟此非所謂自得者乎說約者乎深造也詳說也則登山之蹊渡水之筏也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別裁僞體親風雅轉益多師是女師得之者妙無二門失之者邈若千里此下學之徑術妙悟之指歸也荀卿曰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爲其人以處之除其害者以持養之以是學詩也其幾矣乎已蒼之詩行世必有

602089

讀其詩而知其學者於以箴砭俗學流別風雅
其必有取于此矣余之爲序非以張已蒼亦以
爲學詩者告也

牧齋初學集卷第四十